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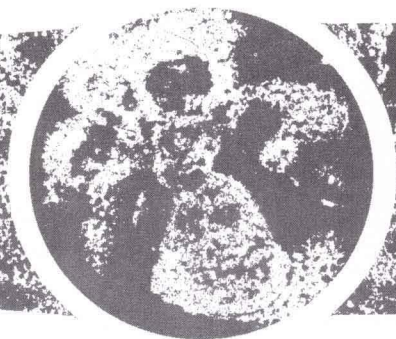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吴秋林 著
民族出版社

影视文化 人类学

YINGSHI WENHUA REN LEI XUE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影视文化 人类学

吴秋林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视文化人类学/吴秋林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8

(贵州民族学院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105 - 09571 - 1

I . 影… II . 吴… III . ①电影—文化人类学—研究②电
视 (艺术)—文化人类学—研究 IV . J90 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4936 号

影视文化人类学

著 者: 吴秋林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冯 光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58130038 (编辑室)

010-58130160

010-64228001 (传真)

010-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mzcbbs.com>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字

印 张: 10.5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571 - 1/C·288 (汉 262)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学科基础 / 9

-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基础 /10
-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影视技术基础 /30
- 第三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电影语言艺术基础 /38
- 第四节 学科边缘的基本关系 /46

第二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历史论 /51

-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初始时期 /51
-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历史 /60
- 第三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影视人类学家 /114
- 第四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学术团体和电影节 /127

第三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文化论 /132

- 第一节 作为一种文化的影视 /133
- 第二节 影视文化的演进 /139
- 第三节 影视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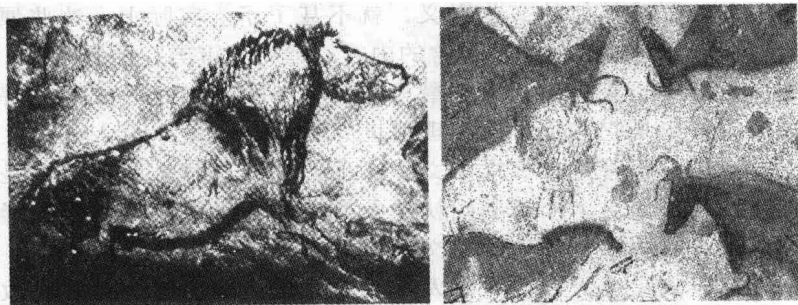
第四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技术论 /159

- 第一节 影视技术的出现 /160
- 第二节 影视技术的性质 /170
- 第三节 影视技术与影视文化人类学 /173

第五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本体论	/180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定义及概念	/180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特征	/187
第三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意义和功能	/192
第四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成果的分类	/202
第五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前景	/206
第六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的拍摄与制作（上）	/211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	/212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的拍摄原则	/220
第三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家的修养	/243
第七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的拍摄与制作（下）	/259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拍摄的选题	/259
第二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的镜头语言和拍摄方法	/269
第三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片的制作流程	/281
第八章 图像文化人类学志	/285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历史上的图像	/286
第二节 图像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290
第三节 文化人类学照片的拍摄	/297
第四节 对贵州《百苗图》的图像人类学志的分析	/300
附件一	/316
附件二	/328
参考书目	/333

绪 论

直接用“视觉判断”^①的能力来理解这个世界，大概是人类最早的梦想之一。这种“梦想”现在可以在许多洞穴岩画中看到，例如那些在人类艺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一系列岩画。这些岩画一般都在数万年前就完成了，也就是说，人类在数万年前就渴望把他眼前的影像记录下来，以表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而且不是我们今天常见的抽象的逻辑的，以及文字符号



两图均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作品

① 这种“判断并不是大脑运用抽象思维能力作出的。同样，这些信息也不是由情感能力获得的……”“每一次观看活动就是一次‘视觉判断’。‘判断’有时候被人们误认为是只有理智才有的活动，然而，‘视觉判断’却完全不是如此。这种判断并不是在眼睛观看完毕之后由理智能力作出来的，它是与‘观看’同时发生的，而且是观看活动本身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见〔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朱疆源译：《艺术与视知觉》，2~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的理解，而是影像的理解。人类在“看见”的年代里，就有了更为本质化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了。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一书所说的那样：这种“视觉判断”是“与‘观看’同时发生的，而且是观看活动本身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与情感能力和思维能力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一更为器质性的能力，所以这种理解世界的能力，比声音、比形状、比文字符号所表现的人类的理解能力更为古老。也可以说，在人类自我培养的各种能力中，影像是最为古老的能力，拓展人的能力的第一站就是“看见”，就是影像的意义积累和描述。在我们今天看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影像，在文化史一般没有作为人类文化的普遍上的事物来看待，而仅仅是作为人类的艺术的特定意义来看待和理解的，即只认知其中的现代人最容易理解的审美意义，而对其他的文化意义，就不甚了了。实际上，这些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影像中所包含的内容，远比“审美”要多得多。

从这里不难看出，人类最为“初始”的能力是影像的理解和运用，也是它构建了人类理解世界的基础。比如说人类对文字的运用。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字体系，它都有两个要素：一是音，二是形。这个形的基础就是人类在数万年中建立起来的影像，没有这些影像的基础，文字中的“象形”是无所依托的。

这应该是今天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基础，正是有了这数万年的影像文化根基，带有人类“返璞归真”意义的影视文化人类学才具有真正的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影视文化人类学也可称为影视人类学，对其一般的理解是使用影视的手段研究民族或者文化人类学的一种新兴学科。但这种“理解”很明显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肤浅认识，而事实上影视文化人类学有着比这种理解深刻得多的内涵。

在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工具论中，影视被看作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如果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使用了影视的手

段，那这个民族学研究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也可以称为“影视民族学或影视文化人类学”。如果强调影视的技术要素，“影视民族学或影视文化人类学”就是一种技术意义上的表现，一种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如果在“影视民族学或影视文化人类学”中侧重文化的影响力，而影视是被看作一种文化的表现时，影视似乎是一种现代文化的象征，“影视民族学或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难免被这种文化所影响……实际上，在影视文化历史中，关于“影视民族学或影视文化人类学”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完善的概念，只有一些运动的发展中的一般界定。



中国商代青铜器上的影像

例如，“影视民族学”和“影视人类学”这两个词汇的出现就反映了这种概念上的不稳定性。“影视民族学”表述的是民族学和影视的关联，“影视人类学”表述的是影视与文化人类学关联，我们往往把这二者视为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的说法，但事实上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文化人类学从概念上来说研究人类文化的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涵盖了

人类的一切文化行为，而民族学在概念上并不具备像文化人类学那样的涵盖面，它必须有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那就是“民族”。在广义上，民族学的概念外延肯定没有文化人类学大，文化人类学则包含了民族学。此外，又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作用力，所以民族的概念在各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其含义又有一定的区别。这在学术上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这在中国却另有“隐情”。一是文化人类学作为一种完全西方化的学问，对于产生于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的文化学界而言，它是陌生者，因而没有得到完全的“信任”；二是作为完全西方化的学问的文化人类学，在许多概念上并不能适应中国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实际情况。所以，文化人类学尽管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得到认同，但仍然没能完全取代民族学的称谓。还有，中国的民族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讲仍然是文化人类学范畴内的研究，说中国的民族学就是人们泛指的文化人类学也是没有错的。况且中国的许多民族学家实际上也在有意地进行“民族学的文化人类学化”，从理论上，从方法上都是这样。另外，在中国把民族学化为文化人类学，也蕴涵中国学术体制的实际情况的因素，同时也有文化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蕴涵其中。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学术实际中，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实际区别在概念上不是太大，因为世界的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是人类的文化，中国的文化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是被称为民族的文化人类学对象，实际上二者并不冲突。

另外，“影视人类学”这一称呼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就影视人类学这个词汇而言，它包含的是使用影视方式对整个人类学的研究和形象化的记录，但在影视人类学的实践中基本看不到完整的这种表现，即我们在影视的研究和记录过程中，基本看不到影视对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学术经历”，而只是在人类学中的文化人类学有“学术经历”，或者说我们

今天所说的影视人类学，实际上是在影视与文化人类学的学术融合中诞生的，与整个人类学关联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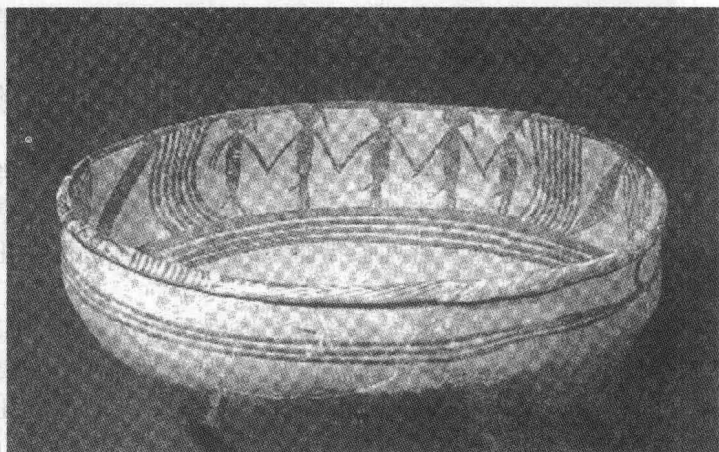
以上是我在此书中坚持使用“影视文化人类学”概念的基本理由之一。

第二个理由是，影视是可以作为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手段，但影视与这二者的结合，从本质上来讲肯定是一种科学研究的形象化，而不具备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同样，影视民族学的这个概念也有模糊不清的地方，最初的民族学概念只是指人类学中的民族学（人种学），主要是“人种”的概念，或者说是“文化人种”的概念，语言文化在人种中起到的区别作用与外在体貌特征的区别作用是一样的，性质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以这样的学术基础来理解民族学，并把影视文化人类学称为影视民族学，是含混的、不准确的。虽然今天的民族学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具有人种含义的民族学概念，在民族文化的研究上它与文化人类学接近，二者甚至于很难区分了。但把影视文化人类学简单地称为影视民族学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地方。

我以为，随着对影视文化人类理论的深入认识，应该还影视文化人类学一个更为准确的概念。

影视不仅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体，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高科技手段，而且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还是一种有别于传统研究手段的“语言”。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影视技术和影视艺术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如何应用的发展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叙述和多角度的理论探讨与影视文化人类学本质关联得更为紧密的理论问题。



陶盆上的舞蹈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基础的认定是本书的研究基础，过去的影视文化人类学很少做这样的研究，事实上这种认定是必须的，因为影视文化人类学这门新兴的边缘学科的基本性质就是由构成它的这些基础学科来决定的。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术实践和发展历史是这门学科的生存基础。一门学科的出现，其实践状况如何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这门学科的学科基础和学科影响力。鉴于此，本书中也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并且不仅仅是“史述”，更侧重的是“史论”。不仅是记录历史上影视文化人类学家是怎样成为影视文化人类学家的，而且记述他们在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历史上都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进而勾勒出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构建过程。

人类的影像文化是丰富多彩、历史悠久的，而影视文化人类学对影像文化的表述应该是人类影像文化的最高表述形式。要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其基点就在于对人类影像文化的理解，

对影像文化的理解越深，对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理解就越深。对人类影像文化的理解也是我们认识影视文化人类学对我们人类文化重要性的一个途径。

影像是文化的，也是技术的。没有技术的支撑，现代影像文化的基本“面目”是无法看到的。技术从科学上来讲是刚性的，技术可以是工具，但技术的方式却要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确定人的表述过程，归纳为一句话，技术会对人的方式和学科行为发生影响。

在以上许多要素的影响下，我们要展示的是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本体。这应该是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现实的学科形态描述。即今天的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学科本体是什么，影视文化人类学能为人类的学术文化做点什么。这既是学科的一种定位，也是学科的一种发展。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是重要的，但它的实践也是重要的。而且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影视文化人类学总结了许多拍摄的规律和经验，也制定了一定的原则、规范，它可以指导我们如何进行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实践，如何做好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拍摄工作。

在影视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特定的独立存在，即“图像”以及由此而来的“图像文化人类学志”。影视的图像是动态的图像，而它的本源是静态的图像，静态的图像在“视觉暂留”的作用下成了动态的影像。但是，人们发现，动态的影像有自己独具的魅力，而静态的影像也有自己独具的魅力，两者并不冲突，甚而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并且，图像还能是影视文化人类学一个重要的独特的部分。动态的影像是影视文化人类的记录和研究的手段，静态的影像也是影视文化人类学记录和研究的手段，并且两者似乎不可替代。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都不会在今天“凝固”成什

么具体的样子，她还在成长，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影视在昨天可能更多的是技术的、科技的、手段的、工具的物质层面，但在今天更多的应该是理论的、文化的、本质的、性质和特征的等精神层面。

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对影像表现了极大的能力和兴趣，但它却被另外的人类自身发展出来的文化符号系统所掩盖，但今天的影视发展仿佛有了一种“回归”人类远古的情形，人们今天似乎已经有能力把握人类在远古就试图应用的影像语言。而影视文化人类学就是这种语言应用的一个最好的尝试。

第一章 影视文化人类学学科基础

“影视文化人类学”在过去一直被称为“影视民族学”或者是“影视人类学”，并且对这样的称谓有多种解释。这样的解释和称谓在“影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开创时期”是一种非常正常的情形，因一门学科的建设本来就是从寻找对它的基本称呼和基本概念开始的。本书把原来称为“影视民族学”或者是“影视人类学”称为“影视文化人类学”也是基于这个基础。实际上，本章学术讨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探明为什么把这门学科称为“影视文化人类学”，而不称为“影视民族学”或者是“影视人类学”。

众所周知，影视文化人类学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很多的成功实践，有了各式各样的称为“人类学片”的影视作品，但对这门学科的理论探讨又公认的缺乏。在信息和世界不再“隔绝”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影视民族学》^①、《影视人类学概论》^②、《影视人类学原理》^③、《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践》^④。这些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世界和中国在影视人类学研究方面的

① [美] 卡尔·海德著，田广、王红译：《影视民族学》，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② 张江华、李德君等：《影视人类学概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③ [美] 保罗·霍金斯主编，王筑生等编译：《影视人类学原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④ 邓卫荣、刘静：《影视人类学——思想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基本状态和水平，是人类影视文化人类学的宝贵财富。可以说，今后任何关于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都必须从这些著作面前“走过”，实际上，本书也是建立在这些前辈研究基础上的。

尽管这些研究对影视文化人类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发现有许多方面这些先辈们也还未拓展，甚至于还存在诸多的缺失。比如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的“含混”，其学科的边际关照，关联学科性质的理解，影视文化人类学的“产品”评价等等，都有许多的问题。我们也正是以这样的理解来展开我们的影视文化人类学的。

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影视文化人类学的边缘学科性质非常明显，这在影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非常重要，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其关照是很缺乏的。影视文化人类学中有两个最为关键的词汇，一是“影视”，二是“文化人类学”，影视文化人类学就主要是建立在这两门学科之上，可是，人们在论述影视文化人类学时，一般都很少论及它们，事实上它们却是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最基本的学科基础。我以为，研究影视文化人类学实际上应该从这些基础展开，是它们构成了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最为根本的东西。

第一节 影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 人类学基础

“影视民族学”、“影视人类学”或者是影视文化人类学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学科基础，即文化人类学。说到文化人类学就一定离不开人类学这个学术词汇，文化人类学的出现和研究动因就是因为人对人类自身的研究而来的。现今讲的“人类学”

是一个比文化人类学外延更宽泛的概念，包含了人类可以研究的一切对象，即人的起源，人的体质的发展进化，人的身体是怎么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及人的文化和习俗等等。

“人类学”这个名称来源于希腊语，其字面上的意义是“关于人的科学”，由“人”和“科学”两个词组成。这个词最早由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使用，但他在使用这个名词的时候主要用于研究人的精神本质，并不是今天的关于“人类学”的含义。“人类学”这个词被用以说明人的体质构造，大约是在15世纪。而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Magnus Hundt）在莱比锡刊印了一本名为《人类学——关于人的优点、本质和特性、以及人的成分、部位和要素》的书，这是一部纯粹的解剖学著作。1533年，意大利人加里阿佐·卡佩尔写了一本名为《人类学》（或《人类本质论考》）的书，内容是有关于人类个体变异的资料。1594年，又有卡斯曼的《人类心理学》（或《人类精神论》），以及后来的《论系统描述中的人体构造》相继出版。

从上述列举的关于人类学的著作中不难看出，“人类学”最初的含义主要是对人类体质的研究，也包含着对人的精神意义的内容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双重的。在“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至今仍然对世界文化有深刻影响的关于“人类学”的学说，以及许多有趣的“图景”。这些“图景”大概描述下来应该是这样的：“人类学”的研究是从对人的体质的研究开始，即人是什么？人的形态描述，也就是我们今天有普遍共识的“体质人类学”，是讲人的身体的。这种研究有一些像自然科学中的动物研究，实际上最初的“人类学”是划为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分支的，但人们很快认识到，人这种“生物”并不是简单地用生物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就能解释的“生物”，人的属性不仅有动物性，也还有精神性，即仅仅用动物的一面是不能够定义人的。不过，这时候“人类学”仍然是动物性

的，即仍然是“特种生物”的定义，仍然是从“特种生物”的定义上去研究“人类学”。前苏联文化知识体系中的“人类学”就是这样的典型示范。比如由前苏联的人类学家罗金斯基和列文所著的人类学教科书《人类学》就是如此。此书是在20世纪50年代写成的，1955年出版，1963年、1978年再版都做了增补和修订。在这本书中“人类学”被分列为三个板块，一是人类形态学，二是人类起源学，三是人种学（民族学）。在这个人类学研究体系中，人就是被作为“特种生物”来定义的。其中人类形态学即我们今天一般而言的“体质人类学”，它的人类起源学相似于“考古人类学”，它的人种学（民族学）则是以人类体质表现为出发点的，参照了人类的精神和文化的特性来进行的“人类学”的人种分类研究。这与我们今天概念上的“民族学”的基本含义相去甚远。即这样的“人类学”研究体系在描述和研究人类的“特种生物”定义是可行的，但人的意义绝不是“特种生物”性质的研究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在前苏联学者致力于建立“特种生物”定义的“人类学”的时候，西欧的一些人类学学者却在致力于另外一种人类学，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人类学”。这种学说肯定了“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的意义，但认为“人类学”更为重要的表现则在于人类的文化意义。文化的人类比之生物的人类更为重要，因为在今天，人类的生物性生存已经不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方面，而文化生存才是人类生存的主要方面，人的文化生存已经在许多方面决定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意义。

说到文化相对于人的重要性，韩民青先生在其《文化的历程》一书中说得最好：

“我们看到，文化是作为人类的共生现象而出现的。在动物时代，文化是不存在的。人类的祖先古猿由于创造了文化，